

文化是民族的灵魂

【主讲人】

雪隆福建会馆顾问、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委员会评审主任、拿督斯里郭洙镇先生：

- 1941 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，祖籍福建同安；
- 1955 年开始发表诗作，笔名为高青、流火、辛巳等；
- 1958 年高中毕业于峇株华中，1961 年毕业于吉隆坡语文学院，担任中学教师十年；
- 1971 年新加坡大学法律系毕业，1973 年从事执业律师，曾起草《华文独中建议书》，并参与“华文独中复兴运动”，历任独大总务、独中工委秘书、独中统考主任及统一课程编委会主任、董教总法律顾问等职务；
- 1982 年与多名华教人士参政，1990 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四届，其间曾任内阁副部长 16 年，推动民办大专院校发展，并成功删除 1961 年教育法令第 21 条 (2) 节；
- 2008 年从政坛退休，管理家族企业至今；
- 长期研究文史哲和财经，著有《龙腾虎跃的年代》及《历史经验的剪贴》。

【讲座提纲】

一：缘起

一九七七年，双福文学出版基金成立了。弹指一挥间，今年已是四十周年了。

遥想雪隆福建会馆当年，群贤毕至，士农工商各界翘楚，共聚一堂，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，商讨政经文教课题，分析轻重缓急，在客观现实制约中，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，当机立断，成果立竿见影。

当年会长李延年先生领导雪隆福建会馆，兼长福联会及总商会，在民间、政府、甚至国际，都颇有物望。李成枫先生是中华独中董事长及李氏基金的领导者，才德兼备，也曾是陈嘉庚先生及李光前先生得力的干将，在大时代中历尽风霜。林添良先生兼长同善医院，邱祥炽也是隆雪中华大会堂会长，叶鸿恩曾是独大的主席，郑棣、黄茂桐，刘景成，林梧桐，林依德……等等诸位先生，都是商界成功人士中热心公益的领袖。我们秉承乡贤陈嘉庚先生办学精神，兴办华文中小学校，并且在精神与物质上支持华教及艰苦奋斗的斗士。

记得在一次中华独中董事会议上，为筹募建校基金，李成枫先生身为董事长，开口就以身作则，捐献五百万元、总数的 10%，又征得李氏基金 10%，并同意包起不足的尾数。良好风气一开，大家就踊跃响应，林添良和郑棣各献捐 5%，其他人则 4%，3%，2%……自

动自发地捐献，连福建女婿（李成枫语）黄仕寿先生也受邀捐出巨款。但捐款要讲实力，李先生劝年轻人不要“跟着别人一样也出钱，要看看自己的家底！”结果，一个会议就筹了60%以上，大家约定一星期后先缴捐款的半数，工程马上投标开工，慷慨豪迈，剑及履及。对我来讲，真是大开眼界。会后李先生告诉我们，原来抗日时期的筹赈会，南洋大学，还有其他大小学校等等，都是这样的“出钱出力”慷慨豪情筹建而成的！也就在这种精神感召下，我们才能在华文独中日暮途穷的六七十年代，鼓起汹涌澎湃的独中复兴运动，中华独中才能从七十年代初衰退到一百二十名学生，发展成现在拥有五六、千名学生的顶尖学府！

记得林连玉先生在六十年代为华教“怒奋空拳搏虎头”后，生活凄苦，又因他已失公民身分，一般人都不敢接近他。七十年代我到吉隆坡工作时，无意中发现他每月都到会馆来，打电话联络几个董事，也邀我来谈论华教发展的问题，等候不多久，乡贤们派人把钱放在信封里交给林先生，作为他生活费用。但除此之外，林先生不接受我或其他人的资助，保持高风亮节。

当七十年代华教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，面对严峻压力时，李成枫、黄仕寿等人邀我带妻儿来，吩咐我太太，一旦发生什么事情，马上连络他们，他们会联合起来加以照料。有林连玉的先例，我知道他们说到做到，我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也没要他们的照料，但我还是十分感激他们精神道义上的支持。这是我在华教复兴运动中的亲身经历，更认识到福建会馆同仁对民族文化的感情如此深厚真诚，支持力度如此强劲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民族文化绵绵无绝期，我们依靠的就是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底蕴，有以致之。

我们都有个共识：经济是饭碗，是物质基础；文化是灵魂，是精神文明。在世上，经济和文化是每个人及其民族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条件，既要饭碗，也要灵魂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！民族语文，文艺，学校，乃至经济，宗庙，生活习俗，都构成民族共同心理和团结的基础！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，没有有实践的理论是跛脚的(爱恩斯坦语)！同理，没有民族文化的经济社会实践也是盲目的，没有实践的民族文化也是跛脚的！文化水平的高低、深浅、广狭，就是客观地反映民族的处境。民族要生存温饱发展，只有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，才是正道！福建先贤南来，一开始就抓紧民族文化教育不放松，才建立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，更协助华文教育完整的系统延续发展了百年以上，成为中华文化除大陆和台湾之外最重要的海外据点！

我看到雪隆福建会馆同仁对民族教育捐出百万元不动容的豪情，又想到全国写作界的文友在经济上的贫苦无助，所以就大胆地把文学出版基金的构想提出来，寻求会馆长期地支持，董事会很乐意地通过了。其实会馆在教育、医疗、义山、威镇宫的建设，一出手就是以百万计，而那文学基金每年十万八万的预算，根本就是九牛一毛，会馆完全可以承担。我

们考虑到福联会是全国性总会，主要董事都身兼两会的同一批人，共同联办，名为“双福”，甚合大家心意。至于福联会经费是友会及领导捐献，资源不足，所以就以双福为名，但经费先由雪隆福建会馆承担。双福文学出版基金委员会由黄茂桐先生主持，评审委员会就由我主持，作为一个每年必做的长期计划来执行！双福文学基金就此迈开万里长征第一步！

我们锲而不舍地工作，四十年来如一日。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低调的黄茂桐先生是位矿物工程师，也是文学爱好者，他看过得奖作品，还和我们谈论作品的内容，连那几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也一一看完，并分析小说最精彩的部分，应是作者感受最深的亲身经历，而比较平淡枯燥的部分，应是作者想像或阅读得来的，并非亲身体会。我过后以此询问作者，果真如此。此外，他还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莫言的小说都买来看，并且对“红高粱家族”之外的作品提出颇有见地的看法，绝对不是好附风雅而已，令人感动。

评审是一项繁重的工作，评审员既要有文学上的成就，又要有健康的身体和献身的精神，才能负起这繁重吃力而没有收益的工作。我们先后邀请了老一辈的作家为评委，如方北方、韦晕、方修、何戟……等等；也邀请吴岸、驼铃、孟沙、伍良之、甄供、年红、吴天才、潘雨桐、傅承得、李业霖……等活跃于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界的作家们参与工作。随着时光流逝，许多老评审都已去世了，我们就邀请后起之秀前来接棒，其中有马仑（又名“梦平”）、丁云、王涛、杰伦、钟夏田、金苗……等等。我们打从心底感激长期参与评审工作的作家们，如果没有这群评审强大的支持，我们没办法持续到四十年后的今天！我们希望评审们继续发扬这种献身的精神，让马华文艺的火炬能够永放光芒！

二：宗旨

文学是艺术，是反映个人思想情感、社会面貌、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的艺术！更是指引人生潜移默化的艺术。

文学的第一生命是艺术。作家从艺术中去体现更高一层的思想内容。

没有足够的艺术性，文学的生命是枯燥而缺乏吸引力的；而有了艺术性之后，作家又要再进一步去增进思想内容，缺乏好的思想内容又使文学苍白无力。

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性及思想性的统一律。

马来文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曾有“为社会而艺术”（Seni Untuk Masyarakat）及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（Seni Untuk Seni）的大论争，而实践结果显示，绝大部分有价值的马来文学作品来自主张“为社会而艺术”的作家，如后来荣获国家文学家奖的克里士马斯（Keris Mas），乌士曼阿旺（Usman Awang），沙末赛益（Samad said）等等。现代中国文学界更大力提倡现实主义、积极浪漫主义、新现实主义，更倾向于“为社会而艺术”，

其重要作家包括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、老舍、闻一多、巴金、曹禺、田汉、冰心、丁玲、萧红、艾青、臧克家、贺敬之……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
文学的社会性赋予文学更强大的生命力！那些带着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的作品，更能跨越时空，成为人类不朽的精神宝藏！

基于这种认识，双福文学基金就从文学的艺术性，思想性，社会性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这几个角度来评估作品。对于后进的写作人，我们采取灵活的评审标准，但还是宁缺勿滥。我们期望获选的作品都具备一定水准，并得到认同和鼓励！

三：作品

四十年来，双福获奖作品已达 240 部。一些友会和外国团体都感到惊奇，尤其是一个日本代表团，更要求会馆提供资料及作品以供研究。

尼采有一句名言：“造就伟人的，不是高尚感情的强度，而是高尚感情的持续时间。”会馆同仁及文教界同道，能持续坚持这个富有高尚感情的工作，就是朝着伟大的大路迈进！我希望写作界的朋友穷毕生精力去创作更精美的作品，也希望会馆这项基金可持续四十年又四十年……直到永远！伟大不是光亮一瞬的流星，伟大是持久的日月星辰。

获奖作品反映了个人的艺术修养及思想感情，让读者欣赏其塑造的艺术境界（王国维语），其裁剪的情节，其描绘的人物，其扎根的社会，其经历的时代。我们深知“净观透万象，静极著真章，高志出风骨，万古传新篇”的艰苦创作过程。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两句经典的主张：“教育要从做中学，要照顾个别差异。”北京大学早年校长蔡元培更奉行“有容乃大，无欲则刚”（林则徐语）的精神，把激进的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鲁迅……及保守的辜鸿铭、杜威的学生胡适之，不分流派他聘请进北大来，泱泱大度！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！我们也深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，创作的手法千变万化，作品必有其不同的风骨，所以，获奖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有铺叙、白描、象征、隐喻、浓彩、淡墨、写意、工笔……等等，我们注意的是艺术创作水平及其内容，我们容纳各种艺术表现手法，我们照顾个别差异及作者的风骨。

获奖作品的写作人大都来自文教新闻界，其所触及的内容体裁当然是自己生活及周边的社会。东、西马绝大部分的活跃写作人都曾在双福获奖出版。四十年来，我国华文文学界努力创作的写作人都期待着此出版基金长远存在，提供一个个良好的出版机会！我们十分希望作者能从“低层次的迂迴”提升到“高层次的闪光”。这是一项严肃而艰苦的过程。文章是经国的大业，不朽的盛世，民族文化的载体，灵魂的体现。既然我们已投入其间，就要敬业乐业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一个挑战，在这奋战中，创作生命将更活跃更有光彩！

我们也鼓励评审委员出版其作品，其中有吴岸《不折的旗杆》，伍良之《苍浪客自选集》，《驼铃自选集》等等，都是一时之选。

我们也举办过两次长篇小说创作奖。这些巨著带来了不少的激励作用。其中丁云和驼铃的小说内容都是跨越半世纪的社会活动，从呐喊、追求、动摇、彷徨、幻灭到新生，令人唏嘘不已，是呕心沥血的力作。虽然这些小说的人物的结局都趋于灰暗，但现实的结局是灰暗的，现实主义就要反映及批判这灰暗的现实！

四：普及性与经济效益（销路与市场）

作品出版了，但是销路呢？市场呢？这是一个困扰着文艺工作者的问题！

我做过些调查研究，才得知鲁迅当年的著作，每部只卖二千本左右。马来作家乌士曼阿旺诗集卖不到一千本，克利士马斯的小说被列为考试用书而年复一年地再版，至今已出了几十版，实属异数，子女就靠着版税过日子。沙末赛益的长篇“沙丽娜”马来文版也只卖一两千本，幸好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李文忠先生把它译为中文，在中国一卖就二十万本！日本的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，松本清张，一年版税就有五百万元。中国作家二月河访马时，说他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大历史小说，也卖得火红火热。余秋雨、巴金的作品也广受欢迎。现在中国经济好了，书刊质量和数量都大幅度提升，新进作家和各种作品很多，市场很大，收入很好！但要如何进入中国市场，还要深入研究。另外，台湾的文化事业也很活跃，诚品书店，城邦书店，天下远见等杂志，都取得很好的成绩。至于欧美日本，其文化出版业更加发达，专业作家是先签合同而创作的！

反观我国，最畅销的还是半世纪前马阳出版的《沙河岸上的恋歌》，一共卖了一万多本！其他作品要卖上二千本都不容易。我们看到报界社团常有举办文学活动，活动虽然那么多，热闹了一阵子！但像流星掠过，就是没法鼓起阅读的风气！为什么？

我想大家都会深入研究文学的普及性与经济效益等问题：谁是我们的读者，何处是我们的市场，我们的作品的品质提升，作品被读者接受的程度，市场的行销通路网络的建立，出版的成本和定价，品牌与促销，文化企业的经营，跨国的探索..... 这些都是未来的抉择，当普及性和经济效益都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，文学自会蓬勃发展，提高到另一个令人满意的台阶！

本地的文化园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我们希望文学的艺术性、思想性、社会性、地方色彩、时代精神、普及性及经济效益都统一起来，大家努力吧！

五：结束语

我们要衷心感谢雪隆福建会馆，尤其是现有的董事们的继承、认同、持续、热忱、努力！使这冷门的文学活动能够继往开来，发展得更精彩！我们也祝贺戴炳基及其团队的凝聚力与奉献，祝贺会馆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十年”！让这高尚的思想情感延续到久久远远。

谢谢各位在座的热心人，谢谢大家。